

我仍站在最开始的地方，等你回来



恋爱吧， 就像不曾受过伤害一样

木槿天蓝◎著

在那些最好的时光里，我们在生命中写下彼此的名字
那么便不怕，终有一日会分开



I devoted
my youth
to you

恋爱吧， 就像不曾受过伤害一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恋爱吧,就像不曾受过伤害一样/木槿天蓝著.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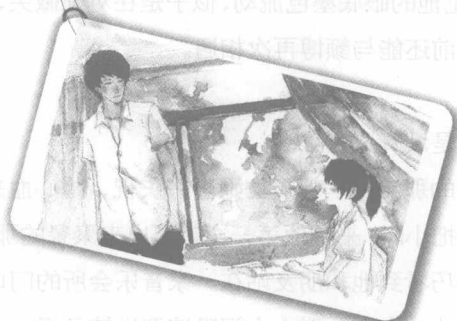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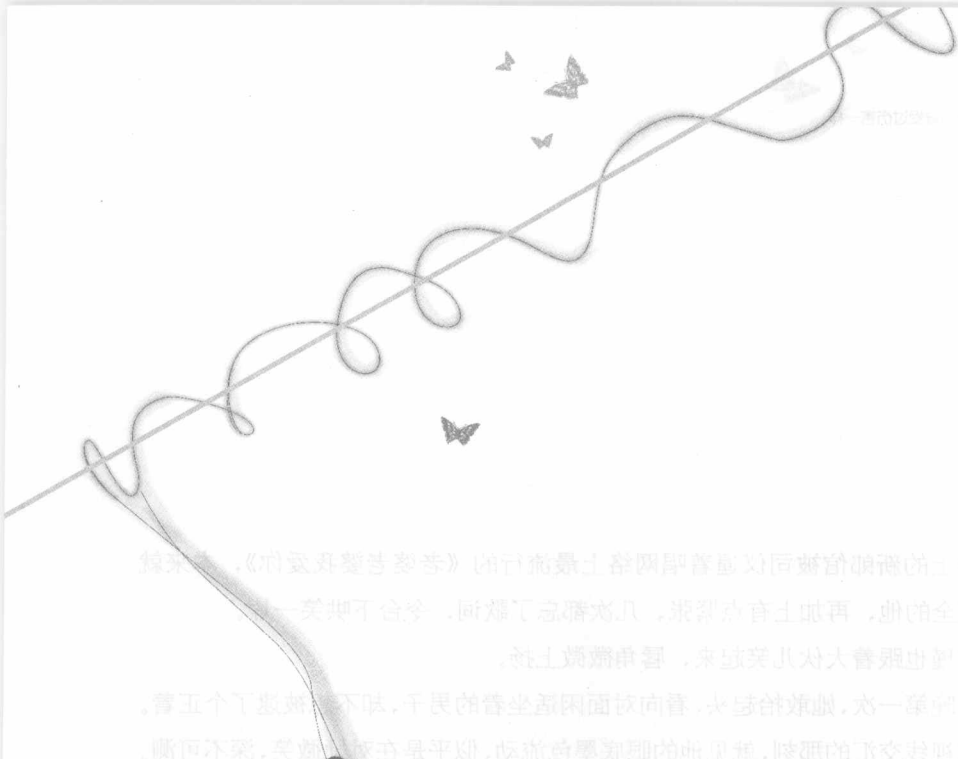
ISBN 978-7-214-05610-8

I. 恋… II. 木…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TS974.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024050号

- 书 名 恋爱吧,就像不曾受过伤害一样
著 者 木槿天蓝
责任编辑 伍 月
文字编辑 孙 杨
封面设计 熊琼工作室
插 图 莲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中央路165号 邮编: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中央路165号 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瑞达方舟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70毫米×970毫米 1/16
印 张 20
字 数 310千字
版 次 2009年3月第1版 2009年3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05610-8
定 价 24.00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年年年华

如果你站在高处俯视这个城市，你会发现苏瑾和颜博在转角处相遇，而吴筱桐则一脸疲惫、行色匆匆。

她们只是擦肩而过，是这个13亿人口中微不足道的两粒砂，却拥有着同样的勇气，一样的为爱奋不顾身的勇气。

在吴筱桐一个人半夜坐了8个小时的火车来到心爱人的身边时，苏瑾初遇颜博，1秒钟的事情，颜博像那日午后的阳光一样直射向苏瑾，晃得她一时无法睁眼。

台上的新郎信被司仪逼着唱网络上最流行的《老婆老婆我爱你》，本来就五音不全的他，再加上有点紧张，几次都忘了歌词，令台下哄笑一片。

苏瑾也跟着大伙儿笑起来，唇角微微上扬。

今晚第一次，她敢抬起头，看向对面闲适坐着的男子，却不想被逮了个正着。在视线交汇的那刻，就见他的眼底墨色流动，似乎是在对她微笑，深不可测。苏瑾没有想到，在走之前还能与颜博再次相遇。

这6年，她与颜博并不是没有过交集。

一次，是她考上研究生的那年。一帮人拉她出去庆祝，她心血来潮，领着众人浩浩荡荡地徒步走了个把小时，来到他第一次带她出来聚餐的那家烤鱼馆。

快走到门口的时候，正巧看到他和朋友站在一家音乐会所的门口。

她心里一窒，连忙低下头，夹在一群人中间迅速溜进馆子里。

点菜的时候，她故意挑了面对窗户的位子，没多久就看到他从窗外走过，没什么太大的变化，还是那样淡淡的神态。

他也许看见了她，也许没有看到……

还有一次，是在她研二那年。那个夏天苏瑾原本要发在期刊上的一篇论文被人捷足先登，花费了她整整一年的实验数据全部泡汤。

导师拍了拍她的肩，轻描淡写地说：“做学术的，这种事太多了。没办法，只有重新找个选题，再来吧！”

那一晚，苏瑾一个人在操场的台阶上坐着，哭到肠子都要断了，最后掏出手机一个字一个字摁下：我很想你。

几乎没经任何思考就直接确定发送出去。

她害怕自己下一秒就没了多余了勇气。

等到半夜，一直捏在手里的手机也没有丝毫反应。第2天，她发烧烧到40度，住了一个星期的医院才慢慢好起来。

她也没有忘了，是她亲口说出：“颜博，我们算了吧！以后，就算我们迎面走过，你也要当做没看到我；就算我哭着、死皮赖脸地求你回来，你也绝对不要再理我。就当是我求你，为我做的最后一件事。”

她真的以为，这一生，也就这样过去了。

然而，偏偏让她又遇到他。

苏瑾又遇见颜博。

敬过一巡后，新郎已经颇有酒意，一路摇晃着来到苏瑾这座。苏瑾被他一把拉起，肩上被重重地拍了两下，然后就见新郎举着杯子向对面坐着的那人笑着说：“颜检察长，这位是我干妹妹苏瑾，高才生啊，下个月就要去美国读博士了！”

苏瑾尴尬地站起来，手忙脚乱地去扶他。

“我没事，扶我干啥？”新郎脚下踉跄了几步，站定后对颜博说，“我听说你们俩还是校友，这杯一定得干！”

看这个样子，躲是躲不过了。苏瑾只好拿起桌上的酒杯，抬眼看看他，不动声色地说：“颜副检察长，这杯我敬您。”

人人都知道，坐在这里的颜博下个月即将升值，成为本市历届以来最年轻的一任检察长。

这几年，他平步青云，虽然背后议论声颇多，但是见了面，谁都会客客气气地称呼他一声“颜检”。

只有她苏瑾，偏不。

于是整晚沉默、眼色沉重而安定的颜博此刻微微一笑，他站起身面对苏瑾，很淡很淡地说：“你好像拿错了别人的杯子。”

Chapter 01

到底是年少气盛，这世界上，哪会有不罢休的事情

当年高考结束，苏瑾在收到 B 大环境工程专业的录取通知书时，着实是郁闷了一阵。那个被众多考生趋之若鹜、千军万马挤破头的上线名额，却根本不是苏瑾心中的目标。熟悉她的人都知道，她一心向往的是有着“法界全国第一系”之称的 B 大法学专业。

说起来，苏瑾家跟法律的渊源颇深，她外公退休前是法院的院长，妈妈是个事务律师，爸爸是 D 市公安局的局长。苏瑾自己更是从小就被认定为苏家学法律最好的一根苗子。

苏瑾 18 岁以前的人生实在是太过一帆风顺——父母疼爱着，家庭和睦着，学业顺利着，没有丝毫纷繁杂质可以打扰到她的生活。在她的世界里，这世上事物无非两种：一种是她想要的，一种是她不要的。

她那位当了一辈子高级法官的外公曾经给过她一个评价：“豪气干云，勇敢无畏！”她凭着这样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气势，一路横冲直撞而来。

可是，这世上还有一个词叫做“意外”。苏瑾在高考之前突然身体不适，导致在考场上冷汗连连发挥失常，最终一查，成绩离 B 大法学院的分数线差了一截，于是二话没说被分配到了 B 大其他专业。对于历次摸底成绩从来遥遥飘在分数线以上的苏瑾而言，这个跟头栽得实在是没什么技术含量。

进大学之前，苏瑾连什么是环境工程都不知道，家里人倒是都轮番安慰她说：“这个专业前景好啊，有前途！”

苏瑾高兴不起来。就算这个专业再有前景，可是在一个文科类大学里念理科的她能有个什么前途……

后来，在苏瑾大概知道什么是环境工程之后，她才发现自己根本就是上了贼船。

3个班，一共63个人，只有4个女生，除她以外全都是奔着名校的牌子进来的。所学非好，加上共同语言缺乏，苏瑾只好靠着自力更生来给自己的大学生活添上一点颜色。

还没进B大之前，她就已经对这所政法学院非常熟悉了，苏家是法学世家，大部分亲戚都毕业于此，苏瑾从小耳濡目染，连哪个教授有哪句口头禅这种鸡毛蒜皮的事她都了如指掌。

于是苏瑾抄下一张政法学院的课表，在本专业没课的时候她就跑到法学院的教室去旁听。

那一天，苏瑾原本想听的是民法，在授课教授进来的时候她才发现自己记错了时间，今天这个教室上的是大三的行政法学，她不怎么感兴趣，又不好意思起身就走，只有耐着性子往下听。

老教授在上面昏昏欲睡地讲，她在下面昏昏欲睡地听，只等着快点下课解放。

在下课前5分钟，老教授突然提问：“颜博，这个案例怎么分析？”

然后，从她背后传来一个富有磁性的男声，流利地答道：“孙氏兄弟可对县公安局的处罚决定不经申诉而直接起诉。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被处罚人不服公安机关的处罚裁决的，应在收到处罚通知书之日起5日内向上一级公安机关申诉，对申诉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

苏瑾扭过头去。说话的男生坐在座位上，清瘦颀长，穿着一件干净的白色衬衫，略略歪头，手里拿着一支笔随意地转着，言语间透着安静而自若的味道。

很少有男生能把简单的白衬衫穿得像他这样好看。这是1秒钟的事情，颜博像那日午后的阳光一样直射向苏瑾，晃得她一时无法睁眼。

那晚，苏瑾第一次体会到失眠的感觉。

从小到大，对于法学的专注和心无旁骛让她从未关心过男女之间在于感情上该有什么微妙的区别，她有大票朋友，其中不乏男生，她跟每个男生要好，那是因为她觉得和他们是兄弟，是伙伴，可以一起疯一起闹一起坐下来大侃刑法，从来不会也不曾羞涩和心动……直到她遇见了颜博。

第一次，苏瑾觉得无措、不安。怎么了？不知道，她对自己挺生气也挺无奈，就这样恍恍惚惚地过了一个星期。

第2个星期，苏瑾几乎是下意识地又去听了那个专业的行政法。再次见到他，她的整颗心才算安静下来，脑子里只剩下一个声音：原来你是喜欢上他了！

在苏瑾的字典里还从来没有她要不到的东西。

所以确定了心意之后，紧接着涌起的就是斗志——不就一个颜博吗，能比经济法提案还难？她就不信她苏瑾会搞不定。

上课时，她坐在他后面一排左边的位子上，光明正大地看着他侧脸上每一个细微的表情。

一堂课下来，她在心里反复演练着怎样才能自然地开口喊出一句“颜博”，然而，直至铃声响起，他抱着书本走出了教室，她还是呆呆地坐在位子上，一句话也没说。

原来世界上还真有她苏瑾不敢做的事。

考虑了很久，苏瑾觉得事态已经严重到她一个人无法单独解决的地步，她需要寻求外援。于是，在某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苏瑾吞吞吐吐地对室友说：“你们……谁……认不认识颜博……”

整个寝室顿时闹腾了起来。

“你看上他了？”

“什么时候的事？”

“进展到什么程度了？”

苏瑾半遮半掩地将自己连日来的感觉和盘托出，寝室里静默了1分钟，然后，不知道谁恍然大悟般地说了一句：“这么说，你还只是暗恋啊？”

苏瑾一向争强好胜，心中那团火苗立时窜了上来，“什么暗恋，”她怒，“我

到底是年少气盛，这世界上，哪会有不罢休的事情？

到底是年少气盛，这世界上，哪会有不罢休的事情？

如果这是一场仗，一开始，她就兵临城下，而他一败涂地。

如果这是一场仗，一开始，她就兵临城下，而他一败涂地。

有相熟的师兄、师姐找她求证时，她一脸严肃而认真的表情说：“是啊，我就是要追他。”

有相熟的师兄、师姐找她求证时，她一脸严肃而认真的表情说：“是啊，我就是要追他。”

苏瑾轻笑，“武林秘籍中最厉害的是无招胜有招。我从来不做没有把握的

苏瑾轻笑，“武林秘籍中最厉害的是无招胜有招。我从来不做没有把握的

事情，你们就等着瞧吧！”

一开始听到传闻，他以为那只是某些人无聊的恶作剧，有同学调侃他他也只是一笑而过。谁知道事情闹了一个多月，不但没有偃旗息鼓，反而越演越烈，来追问他的人也随之越来越多，到现在无论他走到哪，都会有人贼兮兮地看着他傻笑，干脆点的就直接说：“苏瑾最近有没有约你啊？”

一开始听到传闻，他以为那只是某些人无聊的恶作剧，有同学调侃他他也只是一笑而过。谁知道事情闹了一个多月，不但没有偃旗息鼓，反而越演越烈，来追问他的人也随之越来越多，到现在无论他走到哪，都会有人贼兮兮地看着他傻笑，干脆点的就直接说：“苏瑾最近有没有约你啊？”

多么无辜，除了这个名字，他对她一无所知。

从小到大，颜博的世界曲折不平，他所经历的、接触的生活不是一般同年龄的人可以比较。他成熟而稳重地走在自己设定的路上，不希望被外来的烦恼所困扰。

这两年，说他高傲冷淡、背景复杂的声音不少，他从不介意，那些根本影响不了他。可这一次似乎有所不同，这个给他带来麻烦的女生虽然从没出现过，可是他周围的人却无时无刻不在提醒他：还有一个她，叫做苏瑾。

就好像有一个人突然往平静的湖面中扔了一块石子，那小小一个节点一圈一圈地荡漾开涟漪之后，波动了整整一个湖面。

那是他的湖，而他偏偏还抓不到这个扔石子的人。

颜博有些急躁，甚至希望苏瑾能赶快出现在他面前，这样他就能大声地向全世界宣布：“够了，我跟这个人半点关系都没有。”

可是，他等了整整半个学期，流言依旧只是流言。

学期末的最后一堂行政法学课，颜博刚坐到位子上没多久，教室里突然安静下来。他抬起头，原以为是教授进来了，却没想到是一个小女生抱着本书微笑着走进来。她穿着一件厚重的羽绒服，头发自然地搭在肩上，身材很娇小，怎么看都像是个初中生。

颜博微微疑惑，不过很快他就明白过来，因为他注意到所有的人都在用一种暧昧的眼神打量着他和她。

也就是说，她就是苏瑾。颜博觉得自己的心跳突然快了半拍。

他一直很好奇，传说中的苏瑾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女孩，真正见到，才发现，人的想像是多么不牢靠的东西，他根本无法把眼前这个柔弱的小女生同他心里已经诅咒了千百遍的人联系在一起。

他甚至不知道，自己在面对这样的苏瑾时，是否还能够像预想的一样，理直气壮地说出拒绝的话来。

周围的人不怀好意地将颜博四周的位子空出来，有人还吹起了口哨。苏瑾面带微笑，丝毫不见拘谨之色，极自然地挑了颜博后面的位子，坐下之前，还很有礼貌地向众人微微鞠躬，“谢谢大家！”

这一堂课，颜博几次走神，他总是感觉背后有道灼人的目光，那女孩子脸上暖洋洋的笑意在他眼前闪来闪去，他几次挥手也没能赶走。

熬到邻近下课，照例是随堂提问。没想到这一次教授竟然随手点到了苏瑾，“这位女同学你谈一下这学期以来听这门课的收获吧。”

一片细微的笑声之后，不少人都为苏瑾捏了一把冷汗，包括颜博。颜博也不知道自己这是为什么，这个丫头明明是来添乱的，就冲她给自己找了这么多麻烦这一点也不值得同情，但是此刻，他心里就是不愿意看到她当众出丑的狼狈样子。

微微错愕之后，苏瑾走上讲台，从容地清了清嗓子，而后——引经据典、侃侃而谈，直把老教授在旁边听得连连点头，台下的同学们却一起跌破了眼镜。

与大家分享完“收获心得”之后，苏瑾顿了顿，眼神落在颜博身上，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狡黠。

她说：“最后，我想说的是，其实我最大的收获就是在这里遇见颜博。颜博，对这半学期来因为我而给你造成的困扰，我很抱歉……但是，我真的很喜欢你！如果你愿意，不妨跟我交个朋友，我的电话号码是……”她边说边转过身将一连串阿拉伯数字写在了黑板上。

台下的人目瞪口呆，只等着看老教授如何发飙。却不想，教授似乎思考了一番，才认真地说：“颜博啊，我看这小女孩不错，值得考虑一下。好，那我们先下课吧！”

颜博沉着脸，拿着书本走出教室，不再理会身边的起哄声、掌声、笑声，走到门口的时候，身边传来她轻柔的声音：“颜博，记住给我打电话……”

他的世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慌乱，他没有想到，他一直等待的就是这样的场面，将他杀了个措手不及，狼狈不堪。他根本无从应付她完全不按常理的招式。

如果这是一场仗，一开始，她就兵临城下，而他一败涂地。

Chapter 03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英雄救美吗？

苏瑾并不着急追求颜博。在她的世界里，不管多久，只要她有心，他们总是能在一起的。反正还有一辈子的时间去等待，多一天少一天也就变得无所谓了。何况现在这种感觉也很不错，淡淡的，还带着馨香。

所以，自那天的告白以后，苏瑾不再采取其他行动。一来，她那天说的是实话，她要给颜博时间考虑；二来，期末考试快到了，像她这种平常对本专业没什么兴趣的人，如果再不好好看书，铁定会挂。

于是，每天一大早，宿舍里还在睡梦中的另外3人常常会朦朦胧胧地听到一个声音：“我去上自习啦！”

奇怪的是，她们到教室后，却总见不到苏瑾的人影。

几天以后，终于有人忍不住问：“你到底去哪上自习了啊？”

“法学院啊，我没跟你们说过吗？在那里遇到颜博的机会多一点，今天中午我就在楼梯口见到他了，虽然只是一个远远的背影。”苏瑾梳着头发慢条斯理地回答。众人晕倒，不过想想，这才像是正常的苏瑾，恐怕也只有在那里，她才能安安分分地自习吧。

期末之前，每个教室都人满为患，尤其是文科类专业那边。苏瑾每天都早早地找个地方把书包往座位上一放，然后跑到各个教室巡视一圈，看看有没有颜博的身影。复习一段时间后，她会照例休息一会儿，走出教室往阳台一站，无非也是要看是不是有那么好的运气，能遇到他。

别人都以为，苏瑾很厉害，竟然这样有目的、有计划地追求一个男生。其实，她所有的计划也就只有这些：高频率的出现，某些特意的“偶遇”，然后，便是等待。

她那些自信，不过是与生俱来的一种不服输的精神和勇气，因为不曾经历

过失败，所以就以为这世上所有的东西都是唾手可得的。

可是，一遇到他，她的好运就好像失灵了一样。整整一个星期，苏瑾每天奔波于法政楼的各个角落，却只遇见过他一次，还只是一个背影，眼看着明天就开始正式进入考试周了，苏瑾心里突然浮起一种又急又烦的感觉，她干脆扔下书本，出去散步。

苏瑾觉得委屈。不考试的时候，单恋的感觉是很微妙的，她甘之如饴，可现在这种状况却让她抓狂，一翻开书眼前就出现他的脸，一做题耳边就响起他的声音，她已经很久没有看到他了。

坐在楼梯的台阶上，苏瑾把手机握在手心里。她已经等了这么久，为什么他还没有给她打电话？

也许是心有所思，掌心里突然一阵震动，她心里紧张，看都没看就接了起来。

手机那头一片沉默，她“喂”了好几声，也没人理她。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最近她总是接到奇怪的电话，接了又不说话，若是平常也就罢了，可是今天她正在气头上，谁惹到她算谁倒霉！

于是苏瑾对着手机破口大骂，一通发泄之后，终于神清气爽，心里也不再那么憋闷。又坐了一会儿，她整顿精神回了教室。

可是好像注定了今天她不得安宁，竟然有人明目张胆地抢了她的座位！

苏瑾立刻变得斗志勃勃，她走过去用手指在桌子上敲了敲，对占了她位子的那个看起来吊儿郎当的男生说：“麻烦让让，这是我的位子！”

“谁规定这是你的位子了？”那个男生脸不红心不跳地答。

哟，今儿还遇到对手了？苏瑾冷笑，正好，今天惹到我算你倒霉。

她拿起桌上的书，“看到没，我的书。”

“就算是你的书，可是我坐在这里，就是我的位子。”男生说话的时候连眼皮都没抬。

苏瑾气极了，不知道该怎么反驳他，脸憋得通红，“你，你，你，给我站起来！”

那男生放下手中的笔，拉开椅子，腾地一下站起身来斜睨着她，“怎么样，想打架吗？”

这一站把苏瑾给吓得怔在了那里——够高，足足有1米9。打架？苏瑾脑子里拼命搜索这个词，小时候好像是有过，可是后来被爸爸抽了皮带打过屁股

之后就再没动过手了，第一个姿势该怎么摆？

但是，苏瑾的字典里从来没有“临阵脱逃”这4个字。很快，她就镇定下来，说：“你是从哪个山里出来的吗？现代文明人哪里还有打架的？”

这句话成功地激起对方的怒气，眼看着他将握紧的拳头举起来，苏瑾迅速闭上眼睛，心想：完了，我的脸，万一回去遇到颜博，丢人不是丢大了吗？

她等了一会儿，那个拳头却迟迟没有落下来。

终于憋不住，苏瑾慢慢地睁开右眼，看到那只拳头被另外一只大手握住，双方手臂上青筋的脉络清晰可见。

她微微斜过头，眼前是那张她已经想念了好几个星期的脸。

现在是什么状况，苏瑾觉得糊涂，又有些兴奋。虽然他看着她的眼神中充满了恼怒之色，可是看到他，她的心就放了下来。

不知道是谁先松了力气，她怯怯地站到颜博身后。

“还不拿着东西快走，想挨揍吗？”颜博冷冷地撂下一句，转身走出了教室。

苏瑾怔怔地看着颜博离去的背影，过了几秒才反应过来，她快速地把书塞进书包拔脚追了上去。颜博的步子跨得很大，又走得急，她需要小跑着才能跟上。

此时此刻，苏瑾看着他的侧脸，心里满满的喜悦像是要全部溢出来了。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英雄救美吗？

Chapter 04

原来喜欢一个人不止有喜悦，还有难过，难过得她想大哭一场。

苏瑾跟在颜博的后面进了他复习的教室。原来他在306自习，而她今天偏偏选的是301。同一个楼层，一个在最东面，一个在最西面，中间还隔着一个楼道，

仿佛银河的两端，遥遥不能望。

这种感觉让苏瑾蓦然心惊，她很少如此敏感，不自觉地就伸手去扯他的衣袖。颜博转头疑惑地看了她一眼，她那双一向生动的眼睛此时像被笼上了一层细雾。

苏瑾看着他紧皱的眉，意识到自己这样的动作似乎过于亲昵，立刻尴尬地缩回了手，悻悻道：“谢谢你。”

颜博转身，边收拾桌上的书边说：“你明天要考试吧？现在很难找空位了，先在这看吧。”

原本低着头的苏瑾立刻抬起头来，问：“你怎么知道我明天要考试？”

她倒是很能抓重点，但颜博没有立即回答她。

颜博把收拾好的书拿在手里，对苏瑾说：“你好好看书！”

“那你呢？”

“我随便在哪看都一样，大不了回宿舍。”颜博有些不耐烦，他搞不懂她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问题。

正打算走人，她又拉住他的袖子，颜博一下火大起来。他跟她不过见过两次面，她怎么能这样随便就对他拉拉扯扯？还是说，她对每个男生都这样？

苏瑾再迟钝也知道他在生气，她努力保持着脸上的微笑，说：“要不一起看书吧！”怕他拒绝，她立刻在里面的位子上坐下，仰头加了一句，“我保证，绝对不吵你！”说完后她乖乖地捧着书本看了起来，看都不再看他一眼。

颜博也知道，宿舍里的氛围是根本不适合复习的，尤其是男生宿舍，没有一点学习气氛，就算在考试期间，依旧是打牌的打牌玩游戏的玩游戏，如果能在宿舍看得进去书，他根本就用不着出来。

颜博犹豫了一下，还是把书放下，在她旁边坐了下来。

半天没有动静，苏瑾鼓足勇气用余光瞄了一下——颜博垂着眼帘专心致志地看着书，宁静得像画中走出来的少年。苏瑾一颗心扑通扑通直跳，这是他第一次靠她这么近，只要她左手的手臂再往左一点，就能碰到他的右手。

她轻轻按住胸口，感受到为他加速的心跳。喜欢一个人是如此奇妙的东西。

她明明对他一点都不了解，可是他就是有办法吸引她全部的注意力，让她慌张，让她害怕，让她心跳加速……每见他一次，每过一秒，她都发现，自己

I devoted
my youth
to you

比前一秒更加地喜欢他。

苏瑾为自己感到骄傲。宿舍里的人都说女孩子要抬高身价，就算是喜欢也要装作不在意，要等着男孩子来追。

苏瑾不明白，喜欢一个人为什么要掩饰？向喜欢的人表白，为什么会觉得羞耻？

如果你不告诉他，你喜欢的人是他，那么他怎么会知道，这世界上，还有一个人在喜欢着他？如果他不知道，他又怎么会喜欢上你？那么，他是不是就会错过，错过了这世上可能最爱他的一个人？

颜博偏过头，看到苏瑾透着一点娇红色的脸，她近在咫尺，整个人似乎散发着一一种微妙的光彩，眉宇间的干净与纯然让人无法视而不见。

他不明白，为什么一个看起来这样普通、这样柔弱的女生，却总是做出一些完全超出他理解力和世界观的事情。他不知道该说她勇敢还是莽撞——她胆敢发出宣言，堂而皇之地表达自己的心思；她胆敢站在教授和全班同学面前一字一句地留下电话向他表白；这一次，她竟然向一个比他高壮1倍的男生挑衅！

如果当时不是他正好路过，她预备怎么办？挨打还是打人？

颜博轻笑。

他看着她这么久，她竟然一点反应都没有，不知道神游到哪里去了。他轻扣桌面，可是心里，却有一种不忍心打搅她的念头，

好一会儿，她才带着疑惑抬起头来，一看到他，马上又羞红了脸。

颜博翻了翻她的书，戏谑地说：“你确定你今天看得完吗？你坐在这里这么久，好像一直在看同一页。”

苏瑾的脸更红了，她总不能告诉他，她根本没在看书，只是在想他。明明他就在她的旁边，她竟然还是会想他。

颜博忍不住叹口气，“真搞不懂你脑子里到底在想些什么！”

“反正都与你有关。”苏瑾还陷在刚刚的遐想里，一时没反应过来，顺口就说。

颜博愣了好半晌，才轻轻咳了一下，“我不管你脑子里在想什么，我只知道，你再不看书，明天考试你就只能靠联想了。”